

田黄形成机制及其 上品与书画艺术品鉴赏

◎ 林振山 林嘉木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田黄形成机制及其 上品与书画艺术品鉴赏

◎ 林振山 林嘉木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江山如畫
擴之先生

不信青春喚不回
不露青史竟成空
任回海上成空處
幾度元陽
江山一色
擴之先生
于右任

天地更無私
于右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黄形成机制及其上品与书画艺术品鉴赏 / 林振山,
林嘉木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651-1596-7

I. ①田… II. ①林… ②林… III. ①寿山石—研究
②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③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IV. ①TS933.21②J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670号

书 名	田黄形成机制及其上品与书画艺术品鉴赏
作 者	林振山 林嘉木
责任编辑	倪晨娟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邮编: 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7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2
印 张	10
字 数	144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1596-7
定 价	88.00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由理论研究和珍品鉴赏两大部分组成。在理论研究部分,对田黄形成的地质成因及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上品田黄鉴定的六大原则,构建了为大众服务的上品田黄鉴定体系。在鉴赏部分,展示了历经四代近百年历史的“振山收藏”田黄原石馆所收藏的80余枚珍品、极品,几乎涵盖所有的田黄品种。此外,为满足广大收藏家对书画收藏领域的鉴赏需要,分别从“振山收藏”的书法馆、国画馆里精心挑选了60余件藏品。相信广大读者会喜欢的。

本书观点新颖独特,论述深刻透彻,藏品品种齐全,美轮美奂。可供广大艺术品、杂项的爱好者、收藏者及商家阅读欣赏,也可作为珠宝专业和艺术品鉴赏专业学生的参考书。

作者简介

林振山,男,汉族,1955年7月出生。田黄石鉴藏家,家族收藏——振山收藏掌门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博士,美国UNM博士后。1988—1991年北京大学助教,1991年南京大学讲师,1992年9月南京大学破格副教授,1993年12月南京大学破格教授。这在南京大学是空前绝后的,是当时全国大气科学界最年轻、也是唯一一位40岁以下的正教授。1994年1月至2001年3月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1996年8月至2001年2月在美国SUNY、UNM大学任教授和建模实验室副主任。2001年3月回国后受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地学二级教授。2002年4月至2012年12月任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1995年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现任江苏省环境演变和生态建设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高职高专环境与气象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湿地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计量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统计气候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已主持国家“973”项目专题、国家攻关重中之重项目子课题等国家级课题10多项,有关成果2002年获教育部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排名第一)、2004年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排名第一)、2007年获教育部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排名第一)。已出版著作10部,发表国际SCI级学术论文近40篇、在《地球物理学报》《地理学报》等国家一级(学会)权威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有关论文被引用2 000多篇次。

“振山收藏”简介

“振山收藏”是一家族收藏,其前身是“鹤山收藏”,那是90年前的事。

鹤山是我老家福建省仙游县东郊的一座名山。我的大爷爷(爷爷的哥哥)出生在那里,自号鹤山山人。仙游有句妇孺皆知的歌谣:鹤山才爷,潭边财公。说的是仙游数一数二的两大巨富。“才”是我大爷爷的名讳,而潭边乡的“财公”则是我的外公。出身书香门第的祖父在老家仙游曾是富甲一方的工商界领袖,开明绅士,解放前为民国的模范县工商会长,解放后则为共和国的县工商联主席。中央大学毕业,深受蒋经国先生器重的二伯林雄车先生则是民国福建省党部高官,解放后与其表内兄黄维中将一起进了共产党的班房。家严林兆坤先生解放前曾是福建省地下党负责学运的副部长,有国民党高官的亲哥哥的通风报信,有惊无险。解放后,虽躲避共产党的抓捕(南下部队认为地下党不纯),保住了一条命,但历次运动,父亲都是当之无愧的“明星”,遭遇比二伯父还惨。感谢胡耀邦先生,1978年父亲获得平反,补发了巨额工资,全县轰动。次日仅给大哥500元作为结婚费用,余下全部交了党费,更成为街头小巷、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谈资。从此,人人喊打的“臭五类分子”成为人人敬而远之的“林老”,世态炎凉可见一斑。父亲从此堂皇地以老“布尔什维克”自居、自律,不问人间世事,“不食人间烟火”,闭门研究几何学和1800年前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伤寒论》)。

民国时期,“鹤山收藏”的藏品在闽东南和广州、上海是声名远播的。大爷爷酷爱金石,喜欢亲自解田黄石、制章,终身未娶,用毕生的精力创办、经营“鹤山收藏”。主营田黄、牙雕、字画、陶瓷和青铜器。然谋事在

人,成事在天。解放前的兵荒马乱,解放后的运动不止,让我的大爷爷隔三差五就得受一次致命的打击。至1969年,84岁高龄的大爷爷已骨瘦如柴,命悬一线。

“文革”期间不仅好人有工农兵之分,坏人也分九等(类):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臭老九。我们林家占了八类,唯富农不沾边(因为评了地主就不能评富农了)。至1969年,我家前后被抄十二次,挖地三尺数遍,揭瓦数茬。我家十分“荣幸”地成为各单位、各学校、各派的红卫兵抄家的首选。记得1966年9月9日大爷爷生日的那天,一中、二中的红派(战斗队,造反派)和黑派(东海红卫兵,保守派)的红卫兵都争先恐后地聚集在我家大门口,要不是家严分别把他们带到三个不同的楼房,大有大打出手的可能。

自1968年初开办牛鬼蛇神“学习班”和下半年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1969年3月,我们林家三代23口人,或进班房、或进学习班,或上山、或下乡,仅余大爷爷、爷爷、奶奶和我(留城照顾对象)四口人留在城里,老的老,少的少(我14岁),病的病,残的残,好不凄凉!我78岁的小脚奶奶被红卫兵打断大腿,浑身4处骨折,求医无门,痛不欲生。而有心脏病的爷爷和老迈体衰的大爷爷一起基本是卧床不起的。为了活下去,我每天一大早就赶到离家4公里的将军山,或砍些柴火卖给邻居,或挖点对边莲、七叶一枝花等蛇药或黄栀子、野麦冬等其他药材卖给药店,或到乡下卖些蔬菜(当时农村可以买卖蔬菜),赚得几毛钱。下午四五点再赶回家做饭给三位老人吃(当时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精心伺候三位老人,喂水喂饭,擦身洗衣。每当夜深人静时,因无力与命运女神抗争而无比自卑的我,经常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这时,爷爷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我要振作、要抓紧时间自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深深地刺痛了我内心的伤疤。历来成绩名列前茅的我,高小还没读,就被扫地出门整整4年了,邻居五岁的小女孩都敢用石头砸我这个“地主孙”“小反革命”“右派仔”!然而,爷爷却异常坚定地说:“你一定会上大学的,你不仅会上北京大学,还会留洋美国读博士!”此时,我的大爷爷一定在旁边帮腔:“你还会光大我们林家的‘鹤山收藏’!”而我的奶奶则用没骨折的左手摸摸我的脑袋说:“我入土以后,会保佑你长大一定像大爷爷、爷爷那样发大财的,你的儿子会像你一样孝顺的。”20年后,我不仅成为北京大学的博士、助教,还成为美国的博士后、教授,如今所拥有的事业,对当时的我来说岂是用“南柯一梦”所敢比拟的!但对三位曾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来回多次、洞穿人间的老人来说,如同明日的计划就在眼前。在爷爷和大爷爷去世前的八个月(两位老人都是在1969年9月去世的),我爷爷每天教我一小时左右的代数、几何、物理和化学,从不间断。在精神好的时候,大爷爷则变戏法似的今天拿个

象牙笔筒教我看象牙横截面的交叉纹(利兹纹)和“笑”(老象牙的裂纹),明天拿个西周的青铜器的“尊”教我:看“蛀眼”,听闷声,掂手感,查范线、垫片,要我牢记“红斑绿锈,水银地麻布纹”(青铜镜的鉴定口诀)。印象最深刻的是老人去世前的一个月,老人家用颤巍巍干枯的双手拿了一枚民国早期在长春从太监那里用金条换来的田黄原石教我看“萝卜纹”和“格”。他让我捡几个鹅卵石与田黄原石一起用温水洗了擦、擦了洗,五六遍后放在电灯下烘干,再让我比较两者的不同:鹅卵石又白(石头的瓦砾性)、又燥、又干,而田黄原石则温润如初,不白、不干、不燥。他很神秘地告诉我:“这个方法有人曾经出过一条金条的大代价,我都不传,今天正式传给你。”在“全国宝石和宝石学2010年学术年会”上,我做大会特邀报告“基于大众的上品田黄鉴定方法”,首次将林家收藏田黄的秘笈“地开丫纹洗不白,闭绺独石残薄皮”公布于世,造福藏家、石友,引起巨大反响。该文已全文发表在国家核心学术期刊、宝石与宝石学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宝石和宝石学杂志》[基于大众的上品田黄鉴定方法.2011,13(3):57~61]。

在大爷爷去世前的三天,他拉着我的手,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说(几乎是请求):“等待时机,你一定要光大鹤山收藏!”并当着我父亲和我两位大伯的面立下遗书,让我担任第三代的“鹤山收藏”掌门人,林家任何人不得过问、干预。是年,我14岁,是林家第三代最小的么孙,排行(男丁)老十。

弹指间44年过去了,鹤山收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如同凤凰涅槃般地获得新生——“振山收藏”已小有所成,共设十大系列:田黄—鸡血石馆、软玉—硬玉馆、软宝石—宝石馆、雨花石馆、化石—矿石馆、牙雕馆、书法馆、国画馆、陶瓷馆、青铜器馆十大收藏系列,并延续鹤山收藏血脉,以田黄—鸡血石、牙雕、书法、国画和青铜器五大系列为主收藏。

感谢邓小平先生,余于1977年考上大学,有幸成为“文革”之后第一届的大学生。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科研、收藏,都出奇地顺风顺水,几无坎坷挫折。我知道,那是大爷爷、爷爷、奶奶三位亲人在天堂里精心地呵护、庇佑着我,因为我是他们最疼爱的么孙。

此书是振山收藏系列丛书的第二部(第一部为《南京雨花石评定量化及其珍品与艺术品欣赏》),谨以此系列丛书敬献并告慰天堂里的大爷爷、爷爷和奶奶。

到了与众藏友分享心得的时候,欢迎藏友交流。E-mail:09138@njnu.edu.cn;联系电话:15952019399。

林振山博士于福山陋寮

2013年10月1日

“振山收藏”与寿山田黄

“振山收藏”的前身“鹤山收藏”是主营田黄、牙雕、字画、陶瓷和青铜器的。民国时期，“鹤山收藏”的藏品在闽东南、广州和上海是声名远扬的。田黄之所以在鹤山收藏位居第一，一是因为我的曾祖辈（五代祖）兄弟数人或为福州地方官或为京官，对田黄的喜爱可谓“家学渊源”；二是因为鹤山收藏的掌门人——我的大爷爷酷爱金石，喜欢亲自解田黄石、制章。

收藏界的老人喜欢说缘分，当心仪已久的宝贝收入囊中总说与它是有缘的。自然界千变万化，对于大量小概率的事件，统计科学是很难说清的，而“有缘”仅仅两个字却能把其哲理说透。我与田黄原石是有缘的，有奇缘的。

周岁“抓周”时，按仙游老家的风俗，爷爷在我面前放了一大盘林林总总18件东西，有小人书、糖果、玩具、小汤匙、铜钱、田黄印章、多子多福的象牙牌子、毛笔、粉笔、纸花、铁钉、木契、脉枕……我右手抓住田黄印章，左手拽起象牙牌，把爷爷和大爷爷乐得直说：“好！好！有出息！有大出息！”

记得是1966年端午节的子夜，我被大爷爷的咳嗽声吵醒，惊奇地发现，平时极少到楼下的大爷爷，却在天井里浸泡红土水（做煤球用的）的破大缸里放东西。当我走到他身旁时，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却再次认真地看了看我的鼻子（他的相术极高，平时就最喜欢我的面相），摸了摸我的脑袋，让我用红土泥浆将袋里的“石头”一个个糊好后再小心地放到泥土缸里，并嘱咐第二天再挑一些红土疙瘩加上，并添上几盆水，将搅

拌的粗木棍换一根细点的……尽管当年9月以后的抄家风暴席卷老家,尽管也有红卫兵用棍子搅动过该浸泡红土水的破大缸,甚至有人用手去捞过,却都没发现缸里的秘密。我不仅佩服大爷爷的先知先觉,更佩服大爷爷的机智聪明,因为裹上泥土浆的“石头”与红土疙瘩对红卫兵来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而小木棍在十分黏稠的红土泥浆里搅动就是碰到“石头”也基本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在大爷爷教我鉴定寿山田黄的经验 and 要领后的一天深夜,他对我说:浸泡在红土水破大缸里的“石头”就是他的命根子田黄原石。他要我跪在祖宗牌位前发誓,至少完好无损保存40年!至今年6月,44年已过去了。为了完好无损保存这些中华瑰宝,我试验了十多种的保存方法,发现浸泡在红土泥浆里的田黄原石竟能鲜艳如初,效果要比泡在寿山村水稻田的土壤里还鲜艳。其物理原因主要是由于红土的黏性导致与田黄原石接触面的附着力要比其他土壤或水的大,其次是由于红土泥浆的颜色(金黄、橙黄)与橘黄、黄金黄等田黄的本色相近。借出版此书机会,将林家保存田黄原石的秘笈公布于世。当然,最方便和最快速的“保鲜”是上好纯白油后放在加了2~4克水的密封塑料保鲜袋里,再套上1~2个湿的保鲜袋密封好,半年换一次。

自1964年母亲也被“清理”出阶级队伍后,我一家7口人仅靠“右派”父亲编内代课的40元/月度日。到1970年前后,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早都已变卖一空,而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上山到宁化、钟山,正需要家里不时救济,母亲一夜急白了头。时年我15岁,开始做肥皂、用蓄电池的废“土”冶炼出国防物资铅、制造电鱼用的蓄电池,无师自通做裁缝、做木匠(上大学前,由于款式新颖,我的木匠水平在仙游县城已小有名气了),始终没有动过变卖田黄的一丝念头。

1980年暑假,我在福建师大物理系参加傅里叶信息光学和量子场论的讲习班(当时我迷上了全息激光照相和信息光学),与十多位福清师专的助教一起租住在福建师大对面的一位我们称为“一伯”的林姓老人的农家大院。当周末下午我兴冲冲地从寿山村回来向同事吹嘘刚买回来的几粒小田黄时,一伯在旁边冷不丁地泼冷水:“对是对,但不咋样,也小了点。”“你懂田黄?”我问道。一伯并没有回答我的话,倒问我:“你20来岁的楞小子竟敢玩田黄?”当他得知我是仙游城关人且姓林时,非常突兀地问我:“仙游城关有个收藏田黄的老前辈林才公,你知道吗?”天下竟如此地小,原来一伯青年时曾与他的师傅长期受雇于我大爷爷福州的“鹤山一隅”古玩店解田黄石、雕刻薄意田黄随型章。在讲习班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周里,一伯的孙子高烧,我们几个同学帮他送进医院,一检查是乙脑。幸亏我们送得及时,但得交几百元的住院费。那晚,一伯把我叫到他的屋里说要和我商量一件事。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和儿媳都家和家在长乐的岳父一家偷渡去美国,欠

了蛇头八千元,孙子住院要五六百元,自己长期搞寿山石雕患了矽肺病、手也哆嗦得厉害,不能再雕了,故想把自己收藏的两斤多寿山田黄原石转让给我,而且这些田黄粒粒都是一小两以上的规格,都比我前次买的要好。我略看一眼,二话没说,连夜回家筹款,第二天晚上就抱着一小袋宝贝回仙游了。

自1978年我家经济彻底好转至1985年我走上读研攻博、搞科研做教授梦之前的7年,正是福州寿山乱采乱挖田黄最疯狂的年代。父亲虽不过问我收藏田黄,但他认为如此下去不出10年,田黄必绝产,因此和母亲省吃俭用,几乎把两个人的工资全给我了。不仅如此,他还建议我恢复冶炼蓄电池废“土”,以充实购买田黄原石的资金。那时,蓄电池废“土”是所有县级长途汽车站的垃圾(蓄电池极板的铅框架上交),堆积如山。我以每斤3~5分钱的价格统统收购,而当时铅的市场价已高达每斤3元,且供不应求。每周六,通宵达旦开炉冶炼,星期日则高价卖出铅条。为了从废“土”(过氧化铅:三氧化二铅为主)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变废为宝,我反复实验过十多种的还原剂,最终发现最廉价的铁屑与木炭粉的混合物性价比最大(该配方肯定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成熟后,我的方法还原出铅率高达70%(含有少量的杂质),几乎是99%地将废“土”里的铅元素还原出来。当时,我国最大的建阳蓄电池厂的一位工程师,对我这个物理系的大学生竟能用土法上马将蓄电池废“土”还原出70%的金属铅,赞不绝口。该国营大厂集全厂技术力量攻关数年,出铅率不及50%,而且,炉渣结底十分严重,得不偿失。国营大厂比不过土法上马的小还原炉的原因在于,我可以冒高温每一小时不降温清炉膛一次,而国营大厂则至少要降温一天才清炉膛,那样不结渣才怪呢。

田黄原石早已绝产,这是不争的事实。大约自2005年起,寿山村街道两边的所有寿山石雕商店、古玩店都已不卖田黄了。由于大规模的、拉网式的挖掘,面世的田黄原石一代不如一代。目前,福州各大古玩城里的田黄薄意差不多都是“末代”田黄,是数百年来被挑剩的,其品质、品相与清朝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是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相比,差距也是蛮大的。除了极少数的工艺大师、收藏家,又有几人见过田黄原石?除了老师傅,又有几个工艺师见过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及清朝出产的品种繁多、色相俱佳、品质纯优的田黄原石?“次做优来优亦次”。因此,很有必要还田黄原石一个庐山真面目,让众藏友一饱眼福。

民间传说田黄石是唯一的能保佑“聚财、镇官、升官”的宝石。清朝、民国时期的官场、商界往往是掷千金而求一石。与其他收藏品相比,田黄原石的收藏养护成本几乎为零。由于和田、翡翠的硬度和韧度都很高,其手把件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玩、盘磨。而田黄的硬度和韧度都较低,其工艺品大都无人敢随身携带、随时把玩,而是存放在保险柜或展柜里“坐冷板凳”。田黄原石则不然,毕竟是石头,攥在怀里,工作之余随时可以拿出来观赏、盘磨,紧张的神经便得以松弛,一种成就感的快意油然而生。而且,任何田黄原石,只要盘磨10多天,便宝气四溢。再者,田黄原石凸出

部分沁色深,凹进部分沁色浅,若人为染色,则染色后凸出部分色浅,凹进部分色深,会出现所谓的“色反差”。抛光、打磨过的田黄摆件、挂件染色后则不会出现色反差,与普通的有萝卜纹的冻石(如高山冻)染色后很类似。因此收藏田黄原石要比收藏田黄工艺品更为安全也更易于鉴定。此外,田黄工艺品的数量总是在增加的,而田黄原石由于绝产而越来越稀缺。当今社会崇尚“名石不雕、带皮籽料不雕”,到了创新认识田黄原石的时候了。收藏20年前和田籽料去皮雕琢而成的工艺品的藏家现在则要费尽口舌来证明其籽料真身,前车之鉴!荣宝斋20世纪70年代13万元购入的田黄原石早已升值为数千万美元都不卖的镇馆之宝,这雄辩地说明了收藏田黄原石的升值空间并不逊于收藏田黄工艺品。如果不是康熙收藏了一块大田黄原石,又哪里能有乾隆的“三链章”这一绝世国宝的问世?因此,收藏田黄原石,也是收藏家在尽其历史责任。

余并不反对对田黄原石进行雕刻、加工。大师精湛的技艺会使田黄原石价值倍增,精美的田黄工艺品确实价值连城,人见人爱。但那必须是大师、名师的作品。既然是大师,其“润刀”自然是以数万、数十万元为单位的,而且还难求得很。明朝顾二娘治砚,往往揣摩砚石达数月之久方下刀。而今的众多的田黄工艺“大师们”面对比砚石高贵得多的田黄原石,又有几位能如此静心刻意追求原石的意境之美?大多恨不得两三天就大功告成,数万“润刀”落袋。工作室里的分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又有几个田黄工艺品是由大师本人百分百完成的?万一不幸遭遇市场里多如牛毛的所谓“大师”,不仅白白损失20%~30%的重量(田黄的价值是以重量的平方来计算的),而且其工艺品惨不忍睹,令人后悔莫及!面对着娇弱如西子、风流若貂蝉、妩媚似昭君、艳丽胜贵妃的田黄原石,怜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你又如何能拿起刀来狠心地刻下去?但愿为数甚少的藏家手里的那些弥足珍贵的传世寿山田黄原石能像国宝一样流传于世,给子孙后代留点家底。

余名山,号福山山人,书斋名为福山陋寮,主藏室名为福山陋肆。欣赏字画牙雕等艺术品时,一壶冻顶乌龙茶在侧,故为寮;把玩田黄石等玉石时,一杯陈年茅台酒在手,故为肆。自1991年从北京大学(助教)调入南京大学任讲师,福山陋寮的书案的抽屉里总放着一两枚田黄原石,玉石的库藏是放在福山陋肆里。“寮”仅为60多平方米,“肆”则为90平方米的精装房,一周数次往返于福山陋寮与福山陋肆之间,乐此不疲,既惬意又逍遥。

余平生两大嗜好,读书和收藏。数理化、天地生、经史哲的书都能读懂一点,无论是国内一级学会的权威期刊,还是国际SCI学术期刊,数理化、天地生的论文都能发表几篇。受祖辈的影响,少年时就喜欢上石

头,尤其是田黄石、宝玉石。余专业主攻地学与生态,在校专心搞科研,假期、出差、出野外则伺机觅石、寻宝、交友,三十五年如一日。作为当时全国大气科学界唯一的40岁以下、南京大学的正教授,不埋头做学问是不行的。无论是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还是在美国(长达5年)、南京师范大学,余都能随遇而安,埋头实验室、机房。长期专心科研、做学问所养成的严谨、系统性、洞察力以及远离充斥铜臭、欺诈的交易市场对业余藏家来说是最难得的——早期理性市场下的理智收藏不知不觉中在几十年后非理性的玉石市场里都已成为极其成功的战略投资。是为收藏心得,与读者分享。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除了大智慧就是修养。前者是父母给的,后者则得感谢我的形形色色的石头。无论多难的课题、多坏的心情,只要来到福山陋肆,顺手倒一杯陈年茅台酒,随手拿起一粒小田黄原石,或往雨花石的碗里吹一口酒气(我特喜欢观赏吹皱水面下的如幻如真的雨花石),十来分钟后则可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回到实验室,灵感也莫名其妙地涌上来。

几十年的半业余、半专家的收藏经历,使我对我的名(山)和我的爱好(石)终有所悟:以石为镜,以石修身,以石养性,以石悟道,以石逍遥。山中有石,石磊成山;山能养石,石能扬山。任天下高山之雄峻奇,缩小一万倍则与我的田黄原石、宝玉石等无异。福山陋肆里的任一粒貌不惊人的田黄原石、雨花石、景观石放大一万倍后,则尽显锦绣江山之本色。福山陋肆虽小,却深藏千山万水,任我肆意指点!山石本是一家,何况犬子的乳名就叫“石头”。从抱着“石头”看石头,到带着“石头”买石头,再到教着“石头”玩石头,不意间,华发已生!聊以欣慰的是我的福山陋肆里的石头藏品与我的科研成果一样也小有所成。到了与众石友分享石趣的时候,欢迎石友交流。

本书田黄鉴赏所展示的田黄原石,门类齐全,品相俱佳,十分经典,都应作为标本而传世。余有幸收集如此完整、经典、高品位的田黄系列,除了家学渊源,还得有独到的眼光和数十年的持之以恒。但最为重要的还非得有奇缘不可。传承应有序,特出此图鉴,让田黄原石像国宝一样流传于世。水平有限,欢迎学术层面的批评与争论。

本书的出版,或许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为此深感不安,谨表歉意。

林振山博士于福山陋寮

2013年10月1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田黄石

- 一、田黄石的价值与鉴定及其地质成因 / 002
 - (一) 田黄石的官文化及其收藏价值 / 002
 - (二) 上品田黄鉴定的六大原则 / 005
 - (三) 田黄石形成的地质过程与理化机制 / 010
 - (四) 昌化田黄与假田黄 / 014
 - (五) 购买田黄的经验 / 016

(六) 石帝赋 / 018

二、上品田黄石鉴赏 / 019

第二部分 书画真迹

- 一、清朝与民国名人、大师书画真迹 / 052
- 二、当代名人、名家书画真迹 / 072
- 三、南师大当代大师书画真迹 / 097



第一部分 田黄石

一、田黄石的价值与鉴定及其地质成因

(一) 田黄石的官文化及其收藏价值

数百年来田黄一直是皇室宗亲、文人墨客、达官显贵所喜好的收藏“旧宠”与“新爱”，除了因为田黄石材稀缺，更是由于田黄本身蕴含着独有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官印文化”

(1) 身份的象征。

皇帝玺印是无上权力的象征，官印是国家行政官爵等级制度的象征。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秦破赵而得和氏璧。天下一统后，秦始皇命李斯篆书(虫鸟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雕琢为玺。秦子婴元年(前207)冬，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而传国玺则归刘汉所有，并终为刘邦所得，刘邦称帝并定此玺为“汉传国玺”。从此，传国玺成为皇室“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唯一信物。历朝皇帝及其追随者都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历代帝王都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传国玺贯穿中国历史长达1500多年，忽隐忽现。得之则堂堂皇冠以“受命于天”，失之则有“气数已尽”之不祥征兆。登大位的新皇帝若无此玺，则底气不足，忧心忡忡。明太祖朱元璋有三件憾事，“少传国之玺”为第一。

清朝确立了中国封建时代最后的等级分明的帝后、百官及臣僚藩属等印信体系，官印直接代表着最高皇权与各级权力的分而治之的权柄，是最能体现中华官文化的一种神圣而独特的器物。

(2) 拜印。

登台拜印是指封建社会军政首脑得到权力的一种仪式，

是御玺、官印文化向民众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官印是直接代表着最高皇权与各级权力的分而治之的权柄的神圣器物，官印已被神化，如同木雕的神仙、泥塑的菩萨，顶礼膜拜是最庄严、神圣的一种仪式。天子登台拜印，是“君权神授”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典型象征。

(3) 田黄印章的兴盛。

元朝以前，作为印章的物质材料多为铜、玉(多为和田玉或是岫玉、河磨玉)等，这些材料造价高，制作不便，尤其是和田玉，硬度大，制章难度大，非数十年工夫而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元代始，篆刻家则选叶蜡石、迪开石做印材。石印材，旧称“花乳石”，中国印学史介绍了“始用花乳石治印”的为元朝末年的王冕，而明朝文征明及其长子文彭都对推广石印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铜、玉印材相比，石印材硬度恰到好处，更能舒展文人及书画家的意愿，随心所欲地驰骋于方寸之间，再加上薄意山水或言简意赅的边款，其艺术价值是玉石印章所无法比拟的，使人玩味无穷。寿山石晶莹剔透，五彩斑斓，柔而易工，行刀随意，使寿山石名冠“印石三宝”之首，登上文化大雅之堂。元、明、清的印石三宝是：田黄石、芙蓉石和鸡血石。从此，田黄荣登玉石官文化神圣殿堂的宝座。自康熙帝起，田黄更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加冕石帝。

(4) 镇官、镇财。

自古，人们讲究镇官、镇财，所以在选择制作官印的石材时，就特别讲究。与普通的观赏石讲瘦、透、漏、皱、空不同，镇官石、镇财石讲究的是温、稳、实、灵、贵，因为官场最忌讳的就是瘦、透、漏、皱、空。温、稳、实寓意君子以及士大夫的道德操守、权柄的掌控、做人办事的风格，是镇官石的第一内涵(坐稳)，而灵气和富贵(相)则是镇官石的第二内涵，寓意升官发